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錄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

聞見録卷十四

宋　邵伯温　撰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葢公之子宗師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文朱光庭挾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為山陵司屬二人忠信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於後公亦迎之

太妃還禁中偶為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頳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為簽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為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吕晉伯為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已之學其勉之時

謝良佑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已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曰吕公教載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

元祐初哲宗幼沖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説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

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為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謂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丞不敢言忠

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頴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為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吕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

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吕汲公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比先帝

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以謝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

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禄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

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説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

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痹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内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强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虚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内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頴昌養疾上不得已

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内一事云若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

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葢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潁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

内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寳如所言又驗内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觧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戸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歩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

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䖏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荆南帥召爲三司使參政孫抃曰參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羣牧使蓋祖宗不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雖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戸養保馬天下以爲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爲不

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既死至元祐初錄其言謚恭敏

聞見録卷十四

聞見録卷十五

宋　邵伯温　撰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為人清和侍講為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

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為二程先生之

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熈河鄜鄜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闢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熈寧初子厚爲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爲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爲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猶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

天祺怒曰參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亢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

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竹木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吕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

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吕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覲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

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瀝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

興數追陪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暮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吕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冐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葢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

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者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完承君為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為鄒志完

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絶也取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待上益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為皇后承君告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頳

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韙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輿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别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

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户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

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於上以為道楷擲敕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沂州芙蓉溪從之者益盛朝廷數有旨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同皆特立

之士也為僧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愈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

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但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哀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曾布為相薦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

宗實録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講示尊私史以壓宗廟及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為忤出之瑩中為諫官時為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下獄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廉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

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塋中
為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隷通州其子配海上塋中撰尊
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録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
於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塋中晚喜
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
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永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數見
之深業器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茶司薦為屬官一

日見吕公公曰君亦爲此官何耶選人作諸司屬官使臣爲走馬承受則一生不可作他官矣伯温對以故公曰爲親爲貧則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爲從官歸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顔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爲丞相夫人吾但知吕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用人扶何也丞相爲之愧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

避滿盈之禍紹聖中丞相南遷公帥平凉議邊事不合
移帥秦又與鍾傳議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
仕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吕公今之古人也伯温尚及
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
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
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
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葢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

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檇舊更前歳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合删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説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撿舊本因盡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删之

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以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如何吾輩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費國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

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内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脩云葢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聞見録卷十五

聞見録卷十六

宋 邵伯溫 撰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為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禪位涉為奉傳國寳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為無過況乎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既篡弑凝式歷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顔柳以入二王之妙居

洛陽延福坊每出導從輿馬在前多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官寺從者日曷往廣愛寺亦從之令兩寺與多寶塔院有遺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為留臺於故搜牘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絶世論少師書以行草為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砒居洛陽之北邙山馮拯侍中為留守砒每騎驢直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詩多道家語有曰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倒垂頭意

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角上爭閑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謂好利者若此洛人頗能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宫别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燭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登科為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楊寘牓登第為滑州共城縣令師得曰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子禮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性剛過事輙發既從先生即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直孺怪問之士彥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城獵近郊有兎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毋至京師必遽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劒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

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為娶程伊川先生之姪純明後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士彥因獵得石刻驗於數十年之後與漢滕公佳城事相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屬出賞花皆不見唐英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聞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遽遣書為禮

却而不受葢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録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巳密約貸錢為師魯買洛城南宫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后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

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頼此以生嗚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於朝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為書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魯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嗜食苦馬菜不得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為求於

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狄公善制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為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有兵官者為本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憂鬱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曰君當解官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詰之曰老兵何敢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不當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

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居幼尚有家風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后登甲科

嘉祐中與王介甫同為知制誥擇之為先進時詞臣許

受潤筆物介甫因辭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

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憂去擇之取為本院公用介甫

聞而惡之以為不廉熙寧二年介甫入為翰林學士拜

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擇之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

夫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

濫聞於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摭撰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移知光化軍以卒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汜水人二

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官達當薦君為屬未幾河南倅闕李又攝之遂檄廣權幕官相從益歡監司以燕會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令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復似車輪我令自是飄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蓋當時朝廷文法寬所用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吏如此任道司門為康節先生云

薛俅肅之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賣兎毫筆者以蜀

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所得絶不言而去道中為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禮學嘗為尚書郎其為人忠信不妄云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為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為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又自書頒於天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召安民刋字民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

姦邪民不忍鐫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刻安民二字於碑恐後世幷以為罪也嗚呼安民者
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故余以
表出之

聞見録卷十六

聞見錄卷十七

宋　邵伯温　撰

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為人有忠信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為宰相蒲傳正薛師正未顯皆以執政許之紹聖初余官長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正艱難中僅作參知政事耳余曰忠宣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

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灾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問時為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吳子平數公命問之衍曰皆帶職正郎員外郎耳取進於此即不可獨仲恭

數促其后芸叟為待郎孝叔待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
熙孚平帥秦尋卒仲恭耶鄲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
皆直龍圖無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
因其姪縡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禍蔡持
正以門客假承務郎奏衍賞其術衍與總領市吳宮田
舜卿善衍有錢數千緡舜卿為買田以官户名占之后
舜卿贓敗官籍其産衍之田在焉或勸衍自陳衍曰衍
故與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

論於有司非義也卒不請其田士大夫多稱之衍病余見之則曰數已盡某日當死凡家事悉處之矣公其記之已而果然

河南甯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吴越王以才武稱錢氏歸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登甲科為明州慈縣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寘於甯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故老媪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問甯氏子無恙公愕然歸問夫人夫人

泣曰初不欲以兒累公留於甯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
任公閔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歲公教育之如巳子
遂冐任姓名適公知樞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辭且謂適
發憤讀書景祐初登進士第夫人方爲之喜夫人死任
公謂適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
無間其無辭適泣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其
子以官任公薨適解官持喪如父服自聞於朝乞還姓
甯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姓不許納官與任

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甯世為婚姻適更名后通籍贈其父直為太常博士終尚書職方員外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為洛陽大家

河南劉氏自名環雋者事齊魏為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贈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勅曰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勳贈戶部尚書謚襄配享高祖廟圖形淩煙閣子元意龔爵封渝國

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
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下
獄死弟循金吾衛將軍子慎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
南一日羣盜至衆走慎知獨不動盜怪問則曰母老且
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盜感其義而去賴之以免弟
超河南少尹徽吳郡太守徽之子聚開元中以功臣之
後賜進士第為濟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
秘書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歷二年擢

第至户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彝崇聖崇魯崇摹崇珪崇環崇珝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為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温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正陽門之西樓温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温叟當避温叟不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内帑三千緡付有司自罰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百千錢遺之

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扃記於西廂至明年太宗復遣

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扃記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

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仍命輦歸以成其美

名憲臺故事月給飡錢一萬不足以贓罰充之溫叟惡

其名不取太祖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者太

宗以送錢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

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為賛善大夫

熺登進士第為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

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燧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為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避不行求為留司御史臺以卒燧七子眖几先忱兆兢几登科嘗因陛對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歎久之忱為監司郡守有聲唐老元和為右正言自北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甯氏劉氏尤為著姓有可傳者

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脉於郝氏老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

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遍診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自此疾平復入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為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脉曰六脉皆絶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郟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臯在東以接嵩闕塞直其南屬女几連荆華至終南山洛水来自西南伊水来自南右澗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對闕塞而歎曰真天闕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郟鄏二山相屬定鼎於郟鄏是也前臨澗洛二水故曰穀洛鬬將毁王宫也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轅北屬邙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

北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雄壯差不逮長安長安東崤函東南荊華以屬終南山面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梁山東北雷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滻澧滈澇潏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於河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初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陽宮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為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章臺諸宮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

漢宮後遷稍東枕龍首渠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
接華嚴川以祝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千餘里東南
二千餘里漢末未央宮在其苑囿中唐因為都又起東
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謂之興慶宮
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道南至興慶宮又南
至曲江東跨灞滻以屬驪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山下
起華清宮宮有溫泉以白玉石為芙蓉出水為御湯導
花湯太子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由華清宮東離

宮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楊花老槐耕桑最盛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後可以有為今陸沉於北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自樂於貧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

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故王平甫詩曰風暄翠幕春沽酒露濕筠籠夜賣花姚黃初出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島上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遊人往過他處未有也自餘花品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公作花譜才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

玉汝丞相留守命留臺張子堅續之已百餘品矣姚黄自𥝠緑葉中出微黄花至千葉魏花微紅葉少減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為王魏花為妃云余去鄉久矣政和間為過之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人監護用閑盡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花如租税洛陽故事遂廢余為之歎又追記其盛時如此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為

鎮面大河背雷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士人多避地於此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為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輒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岳至師正

仍世廬墓至本朝慶歷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詔史官書之葢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葢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余為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為余言姚氏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為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廚門無

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
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木蔚
然洒埽種藝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
未嘗以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經
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陜右歲歉舉族
百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
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泣欲亡去
余聞之惻然諭縣官曰孝義之門忍使至此為作狀申

府申監司得免焉嗚呼永樂陷没姚氏為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樞密章公楶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以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録之

紀公實為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巽公欽若以使相尹洛振車騎入城士民聚觀富韓公方為舉子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福先寺三門上

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耶三人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歷將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謚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爲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張姓者窮老而死云

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爲兵嘗事柴世

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戴冀卷脚幞頭衣黄衫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事則不答至元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矣

有關中商得鸜鵒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鸜鵒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鸜鵒遭籠閉累年柰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鸜鵒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

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告以若負將賣爾秦吉了曰

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

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余為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

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

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土蕃陷嶲州將軍與丞

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禄大夫左相𧶼國公臣

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

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即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劒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蜀太守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

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王孟昶偽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詞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聞見録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閩見録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聞見録卷十八

宋 邵伯温 撰

伯温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羮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既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為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

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迴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公公

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突同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為髙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為髙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

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
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
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
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
司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
如己女伯温以姊視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姜女俱亡令
二子樂道未遇時與子發交遊甚善樂道苦貧教小學
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

道與其母寒飢自荷一杖踐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
文之方應樂道同母凍坐日已過高未飯子發惻然亟
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子
發衣單問之以綿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說論語士人
樂聽之為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為樂道娶妻樂道登第
調睦州判官妻卒子發又為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
李氏以繼其負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
為西京留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

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
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贖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
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
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
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
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
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

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挻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為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為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康節先公慶歷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

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學天宫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吕諫議獻可静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祕監几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吴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輿字

周輔交遊最密或稱門生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還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牓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温

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辟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潺潤臺逈綵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后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劵遂能

尊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
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䍦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揮楊柳
邊陌徹銅駝花爛漫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
出紅日已髙猶自眠洞䝉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
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别看天盡送光陰歸酒
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
椽今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
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節蓋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

饋之雖少必受嘗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
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頼
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
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歴將前
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温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
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
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為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

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意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此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鵷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

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名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景字子蒙亦從康節遊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黄景以闔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頴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

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
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
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名試然後官之上
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
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
年神宗初即位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吴
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
事素重常秩故頴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

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何用苦開陳二曰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更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為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動丹墀荀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

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名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其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

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閒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幾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

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聲壞先
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節如此公嘗令二青衣蒼頭擾
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
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
却拄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嘗苦氣痞康節曰好
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
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
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其

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
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
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
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
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絶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
見康節曰明日僧顯修開堂説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
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
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

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為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来饋藥物不絶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温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嘗勸之學脩

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温年幾何娶未伯温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温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内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温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凛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温公與王荆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

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今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温先君子康節游嘗曰先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

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擕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柳岸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謂罰誤君凝竚久

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其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

忘懷笑語眞重言蒙𧾷庶實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
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
故遇其孫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
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游
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贈諫
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至范純
夫内翰輩皆曰将以成温公之後者非伯温不可朝廷
知之伯温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

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旣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眞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

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君哀之俾為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温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温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温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温公好賢下士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丈潞公於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宫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為提舉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徳度尚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

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

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熈寜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

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賞花来

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奈何重今歲鬧花徒

有聲既辱佳章當墜刺寜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

自惜料得不為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

詩頗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

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為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定相州薦彥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顧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師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刻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揀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為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

篇曰一般顔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嵓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秋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盖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聞見錄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聞見録卷十九

宋 邵伯温 撰

熈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其所以辭會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

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邵先生知

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勑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為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

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宫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顥嘗給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顥已為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宫寺相邇公以病謝客宗顥来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為之笑時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為人所知也宗顥獨館焉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

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宫寺三學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乘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誦諭君王好賦以賦言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洽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

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於方來不號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碁布荒而為平野鑾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濵進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都迄於今二千年之有餘因興

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鄗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

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强而懾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敎之

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慴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而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凡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

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䦨䦨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貴儆戒於不虞不得中者加以寛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

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敎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删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賛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敎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

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顥尚無恙伯温嘗就其院讀書宗顥每以富公為學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席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氷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若如此康節先公懷古賦初無本唯宗顥能誦之年幾九十乃死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温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
機祥未嘗輙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
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
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
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
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
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

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来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温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為漢有耶因焚之盖敵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盖得聖人之

深意平生不為訓觧之學甞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謂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為堂奥乾坤為門户包括六經隂陽剛

參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為盛衰皇王帝伯相為治亂其胥為訓解之學也哉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世所謂康

節先公為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温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伯温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

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尚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温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為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為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

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吝君亭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昔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醉後輒與人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其先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

君正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尚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䕺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

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聞見録卷十九

聞見錄卷二十

宋 邵伯溫 撰

熈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問曰以錢置爾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

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避矣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伯温上世范陽以中直篤實讀書謹禮為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温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

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曰酌酒與汝别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涕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説皆所不信以

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大父顔貌如生伯温尚記之
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
司馬温公曰某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應至
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横渠先生喜論命來問
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
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
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
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

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先公已
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
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長於
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
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
溫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中塗上官
店必過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
有八子康節先公過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

右甚恭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寒食過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敢問至葬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而言之以為異張景觀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涪州武龍尉告别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張崏字子堅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語道者赴調京師康節先公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温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

下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毋方敦薄俗邵堯夫樂道不仕誰復距虛無張子厚論佛老之失望道咸瞻若脩梁遽壞乎密章燔漢綬環絰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給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謚康

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殁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云伯温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温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罷政嗚呼亦所以為不孤之恵歟康節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會有四不赴

公會葬會生會醵會
每出入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為之開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殁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枕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

卧人欹枕看兒戲盖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為參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唯可見邵先生為致吾鄉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以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槩臨别猶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公尹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為太常博士次當謚議叔弼嘗謂晁説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謚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

年一見忻然延接語以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先生學道絕世前知來物預以告耶蓋驗於二十年之後異哉

康節先生少時游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必不疑初敘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生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為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薦康節先公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以鎮澆俗清風可以遺來

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謁康節先公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追路洛北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生詩云我乘孫傳經峭澠君擁牽書臥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閑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暴卒喪歸康節先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之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開禧元豐中為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温復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温赴果州道出閬州有知閬

中縣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稱同姓姪云伯温以宗族源
流為問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潤州入蜀龍閣公先人叔
父行也伯温曰康節先公以兄事龍閣公伯温不敢忘
自此與美孺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温奉使西州美孺
居郫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孺資和易與人言如恐
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丹陽河南
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講宗盟久矣具載之
以示三家子孫

伯温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生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哭之慟既卒理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白花似昔年黄擬問東籬事寒香入杳茫及死殯後圃東籬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温有不孤之意所以教載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為學忌標準若循

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敕廬廳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郃君雖小事亦相信勇於爲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按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按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温終身行之

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廣愛

寺端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薦明年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聞見録卷二十